

支援边疆受到周总理接见

1941年7月,我出生于上海。1964年3月,上海广泛动员社会青年支援边疆,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。我决定放弃上海的工作,写了申请书。父母不在身边,我没有将报名的事告诉家里人。

1964年5月,录取名单公布,没有我的名字。当晚,我用剪刀割破手指写了血书:“冲破万重关,创业在新疆,一心为革命,誓死不回头。”并再次写了申请书,送到兵团招生处。几天后,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。我到街道领取了黄军装,穿上后对着镜子照了又照。远在香港的父母得知了我申请去兵团的消息,给我寄来一封信。父亲在信

中说:“新疆风沙大,冬天太冷。只要你放弃去兵团,我就让你来香港,或者去日本学习无线电技术。”我回信说:“父亲,今天的新疆已经不是当年的新疆了,新疆变化很大。我经过劳动、锻炼,身体会更好。”

1964年6月30日,我和300多名青年一起乘火车出发了。到了后,我被分到了石河子总场一分场上海青年连。在这里,12名上海青年在老战士的带领下,正向苇湖进军,要开出2700亩冬麦地。拖拉机开足马力把苇湖滩犁翻,大家跟在后面把苇草根拾掉,集中起来运出去。起初,我觉



周总理接见上海知青,他身边扎着小辫儿的女青年是杨永青

得这活挺轻松,但不一会儿手就酸了,腿也软了,太阳越照越热,汗水沿着眉毛、鼻子直往下淌。有生以来,我还从没流过这么多汗。精疲力尽回到住处,我心想:“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,这才是好同志。”

1965年7月5日,周总理在石河子总场亲切接见了干部职工和上海支边知

识青年代表。当听说我的父母在香港时,周总理鼓励我说:“噢,你来得不容易啊,他们在那里,你在这里照样可以独立生活。”我向周总理汇报高中毕业因身体不好,没有考大学。陪同视察的陈毅副总理说:“农场就是大学,是劳动大学。”

在接见时,周总理发表了影响一代青年的重要论述:“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,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。”给当时那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很大鼓舞,坚定了他们留在兵团的信念。总理的接见,也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我几次重大选择,就是听从总理的教诲,坚持在边疆工作。(口述/上海 杨永青 整理/湛慧)

主动兼课有惊喜

1987年,我在一所中学任教,被提名为教导主任。我1980年从师专分配到此,喜欢上课,学生也爱听我讲课,师生相处非常开心。骤然脱离一线,离开学生,我有些失落感。于是,我在安排课时,特意留一个班的化学课,由自己来担任。对此,不少人觉得奇怪:“其他领导都不上课,认为再上课是个负担。教导主任最忙,还自己给自己加码,真是自讨苦吃。”我却觉得自己年富力强,一周上几节课是一种放松,也是一件乐事。因此,我始终没有放弃兼课。

1993年,中高职称评定工作开始,明确规定:评定面向教学第一线;若是学校领导,兼课者优先。全县学校领导中一直兼课的寥寥无几,指标有限,我明显更有优势,顺利地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。(河北曲阳 彭英凯 78岁)

记忆里的钟声

钟,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深刻。其实,它并不是真正的钟,而是就地取材的一个拖拉机铁件,挂在树杈上,配上一个铁件作钟锤。当手握钟锤敲向挂起的铁件时,“当当当”的响声清脆洪亮,久久回荡。这样的钟声,陪伴我近30年。

我是新疆军垦二代,还在童年时,对连队的钟声就已习以为常。钟声一响,该去食堂打饭了;钟声一响,爸妈该去上班了;钟声一响,连队开会了……那时的“钟”挂得比较高,我们小孩很难够到。我们出于好奇,总想感受一下敲钟的滋味。于是,我们顺着架子或树干往上爬,拿着重重的钟锤敲钟。由于力量不够,敲钟声音不太响,即使如此也惊动了大人们,来驱赶我们。1976年,我分配工作在连队食堂工作,也是伴着钟声作息,直到1990年前连队食堂取消。(新疆乌鲁木齐 赵国强 69岁)

老物件



带着板凳去上学

几十年了,我一直保存着一条板凳,为它刷了两次漆。

1976年初秋,已经开学几天了,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考上了初中。一天傍晚,在黄堆联中上初中的邻居姐姐来告诉我:“去上学吧,你考上了。”我的近门子哥哥是木匠,当时在黄堆联中做活——为初一年级做课桌、凳子。我家距学校有3里地,母亲让木匠哥哥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学校报到。班主任告诉我,现在暂且在室外上课,等咱们的桌子板凳做好了,再挪到教室里。我交款后,班主任发给了我课本,并告诉我:“再来时,带一条矮板凳。”

那时,全班同学都是走读,都自带板凳上学。木匠哥哥晚上加班,为我做了一条板凳。坐着板凳在室外上了9天课,我们搬进了教室。(山东菏泽 王林胜 62岁)

老照片

少女爱上连衣裙

一日,在妹妹丽云家里聊天,她说起往年与连衣裙的那些趣事。

丽云说,那时她在念小学,一天上语文课,张老师走进教室,全班同学都在惊叹。特别是女同学“啊”的一声赞叹,激起全班欢愉的热浪。原来,张老师是从省城师范毕业的,那天穿着羽白色的连衣裙。后来,丽云又看到纱厂工人下班后,很多大姐也穿着花色不一的连衣裙。那是1955年,机关单位的女同志也流行穿连衣裙了。张老师说,这是苏联的服装传入了我

国,衣服和裙子连在一起,叫“布拉吉”。其短袖口带褶皱,腰间收束,显得美观大方,朴素清纯。

一时间,连衣裙成了女孩子的追求。丽云有好几个女同学穿上了花格连衣裙,她特意带着一个同学回到家里,妈妈说好看。丽云也很想买一条,百货公司一条普通棉布的连衣裙要15元。我爸每月工资40多元,要养家。大姐在纱厂当工人,一条连衣裙相当于她半个多月工资。妈妈想来想去,答应给丽云做一条。

那时布票紧张,一人



一年只有四尺,做条连衣裙用去了四尺五寸,共花了12元。丽云高兴地穿着连衣裙,与几个同伴在小巷里来回显美。几十年过去了,丽云在她那本老相册里翻找,找出了一张泛黄的照片,兴奋地举起来,说:“看,这就是我12岁穿着泡泡连衣裙的照片。”(湖南长沙 孙文广 83岁)

管基建材料验收,屡不吃“饵”

上世纪90年代初,我被招干在一个国有粮库工作。粮库让我配合一位副主任做行政事务。这位副主任是转业军人,姓王。不久,因为要建新库,王副主任让我和他一起去木材市场采购。我俩一家家比材质、价格,最后选定了一个商家。

这时,已是午饭时分,这家老板执意要带我们去饭店吃饭,声称一起去喝两盅。可是,任凭老板怎么盛情拉拽,王副主任硬是不去。谢绝了老板的吃请,我俩在路旁小吃摊上各自

买两个馒头,坐在路旁啃起午餐。王副主任一边咽着馒头,一边对我说:“如果我们吃了老板的请,一会儿量木材就不好办了。”

下午量木材时,王副主任分厘不让,对每一根木材都仔细挑选。老板说:“你这人真认真,为公家买木材还这样挑挑拣拣,私人来买还没这么讲究哩!”王副主任笑着回应道:“我拿公家的工资就得为公家负责任。”经过精挑细选,我们购买的10多立方米木材,不仅材质好,而且足量。

粮库基建,在旁人眼里是肥差。因为掌管基建材料验收,一时间,运砖拉砂送水泥的人很是“宠”我。我在路边等客车回家,有人要驾小车送我;我去食堂吃饭,有人招呼饭店准备好了……我知道这背后的用意,而在我心里,早已将王副主任当作榜样。那些人屡屡见我“不吃饵”,也就休了“客气”。

历时8个多月,王副主任带我一身清爽地完成了新仓库建设。(安徽枞阳 唐颖中 69岁)